





▲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嚴禁轉載翻印翻譯

集邦小史

(乙) 庶居士

不鮮少好聲色。壯觀游海上。背隨時事。卒卒未遑及也。引旅居多暇。爰文士後日。以酒食戲相散逐。旋以文去。漢江湖奔走。忽忽卅二十年矣。前歲遊滬上。覺風氣不殊。中華過客。每過滬寧之地。慨思當日文酒笙歌之懷。爲之低徊慨歎者久之。寄思極痛一書。以留爪痕。因於人甲午夏仲。予奉先大人命。遊學滬上。肄業於虹口中西書院。斯時書院大約可分三派。一爲教會所設。如聖約翰。麥爾。中西華英。梵英等是。一爲官立。如東方書院。同文書院等是。一爲私立。大半爲私人賃利。而作名目繁夥。不可殫數矣。院之課程。各自爲政。大都強西學。院章彙列有中學歷史諸課。其實如傀儡。事。卒卒未遑及也。引旅居多暇。爰據昔日所聞見。著之於篇。庶將展卷。如經書道。略見一時風物。魯論曰。易曰。良人得其玉。小人得其紫。此物理比志。風雅君子。或不廢此。

基有終

(隱蘭)

薄一小冊，向泰芬索得數枚，並將  
以郵票二十餘枚，從事黏貼，常炫  
示人，視為奇貨，而衆衆視之，真  
西余者是年秋，向蘇州五洲郵局

診所三馬路中法大藥房

▲招登新年賀年片 陰曆新年本報另出增刊  
各界人士如願在本刊登載賀年片者（每格五  
資洋壹元）（每格高二英寸寬一英寸半）請  
及稿底交付愛多亞路中華影片公司朱其石收  
收陰曆本月二十五日截止

(千眞萬眞齋主)

露西藏女士，紹興人，昔日霜毛麗之高才生也。畢業後，爲碧眼兒女速配，洋行界有盛名焉。講英語，爲聲譽，能令聞者皆快而新妹。女士有所嗜，食必外國貨，早晨食孫孫，晚間咸靈頓。靴聲得得，其甘也似政客。四川路上有名聲，真個現銷外國人。外國人銷魂，女士之魂亦隨而俱飛。吃了濕袋了乾，藉此實鑽戒、辦金鐲、打撲克、看影戲、吃大菜、坐汽車、吊不扣如意、件件精心，一舉而兩得，得得在一舉，因是凡外國人之來者，概不拒，芳名之暢，由於是也。就中有個大闊客，名字叫做狄亞達，袋中裝客客，看君真嚇騙，羅日南京領事官，今之某廠駐華代表也。而閨閣，大肚皮，吾善擊劍，故常身懷奇劍，年已不惑，而猶獨身，亦不大可惜。紅常磨其劍曰：上帝造物貴在運用，我有寶劍，藏之數十載，今一旦展紅常之塵，豈非有負於劍乎？女士知其懷才不遇也，良自憐之，就室室，以速記自善，且言亦善擊劍，斯與先生匹敵。先生動，女士遂棄其所有，以從先生，所有

（眼）

趙清乾降時，江大司馬名某，以理學  
 不置，居於門下，年逾五十，膝下猶無  
 一子，置一廢妾，親爲之，以嗣續爲念，  
 不顧大司馬之者，恒以尙早卻之。某相  
 國，爲大司馬之座主也，則贈一妾，年十  
 八，風姿綽約，公不敢納。舍之三年，  
 相國以婢謝絕相結，使妾守  
 喪，相國子留以婢爲婢，細結婢，婢實  
 曰：「三年獨宿耳。」於是江大司馬夫  
 姑登閣外矣。門下士咸爲公抱  
 不平，以爲師母亦年近六旬，何猶肆  
 河東之威，不爲江門香火計，猶不合  
 道，一曰下某君，約同姦姦十餘  
 人，謁見老師，江大司馬延入座，兄  
 弟子首某孝曰：「門下來見老師，其  
 他事，請爲老師納妾耳。」門下等已伏  
 看過幾家，有一根性，雖小家庭，而  
 而驟下有福，必能爲老師生晚年家  
 主之樂無涯也。大司馬遂止之曰：「此  
 事不可造次，實異日間師叔，便明白

集郵小史

(又敗却自貢換金)  
郵部爲大術之、歐美人士愛之者甚多，甚至一粒之價，逾數萬金，而此業者，通都大邑，若有一自歐戰以來，美洲西來、國人之具美術思想者，稍稍帶注焉。蓋非特可以研究歷史、抑且有地理歷史文物文化等關係存乎其間，如於民國伍年，在中國、見有人矣。

母厚里眺觀，索得長兄贈一雙無字印書信，得郵部落一肝，其中新舊圖畫，目迷五色，玩已不手忍釋。十年後，在南翔泰藝苑，見親舊者甚夥，問其來歷，則曰：一半搜索而來

(生灰水)

其先人作傳述作墓誌，

發表後之風潮

會長時惡、風  
天發神經、因  
益形擴大、蘇  
而與鬼子見此  
面觀鬼失常、  
像無得人間圍  
羈、弄死無法可  
查惡衆怒經

○書信

謂旅贛生貴俊卿  
紹其得譚氏神醫  
載明渡受更期  
以時事轉一舉動

區恩光

以

謂其得譚氏神諭  
載明歲受更期  
以時事緒一恭告  
返總統。遂  
攻本軍。反  
後詳情、容探  
報。

(二)

（健碧斑）  
（紅館主）

且說夢華居是怎般光景，石言請聽，却說荒涼鬼話。無稽問：有一位陳士，姓史名信，表示官甫，爲人欲奇磊落，幹練精明，門下有兩位徒弟，一個姓葉名無私，生性溫厚和易動人，正如冬日可愛；一個姓苗名斧，生性凶惡，面無私容，正如火夏日可畏。這一日，史老先生遊歷今世界，華英廟斧侍立兩旁。史先生從衣袖中取出兩個錦囊，說道：『我帶這世書往來，便是提督教育之根本事業。』我退處山間，也不爲人世間盡些微勞，這是漸罷，今特將此錦囊中一部書傳予人間，使徒從學教之人，引爲殷鑒，也不無細微貢獻也。你兩個代我帶這世書往人間走一遭，當予草袋裝上，前再拜道：『弟子如去，史老先生洗臉了一下道：『者番且用不着你，是爾斧你去走一遭罷。』於是爾斧上前討了雙手交與過了這個錦囊。」史老先生道：「爾斧，將這部書帶往紅塵中黑窟裏去接過這個錦囊。」一時他將這部書校勘修正，流傳人間，不可有誤。爾斧得了師命，懷了這書，便開脚步走出無稽廟，奔下荒郊山，直對紅塵中黑窟裏丟去了。這一時，他到那紅館主，正在黑窟中間打掃，忽見一個道士打扮的，頭戴綸巾，身穿寬袍，足登芒鞋，肩膊上揹了一個錦囊，上前躬身打躬，奉師父的身分，遞下這書來交付與你，命你校勘修正，流傳人間，不可有誤。隨即將肩上的書包，那人道：童已飄然去了，不見踪影。

期內、每部祇售大洋一元、受贈

污其父母所遺之口、子道奚在。又見貫質之足下、以爲何如。至非引潘氏子、以爲鍾鼎則誠不可以已乎。伯要爲人、樹去蓋、謂未可也。而婦之乞求夫去、醉之模稜北征也。雖爲事實、皆異事之言、言脫艱穢、到堂上。潘之妻而書生何能抗悍者、其本也。供職方諸僚未秩、何由獨名倡。是官也、不友仇、慕何深。色喜富也、力其行、縱觀其性、性燥氣南自北方、概問其近况、俱載進而行、吾知其解囊義而第益彰矣。又知其典農歸籍、而易僞孟軻、狂與捐、與嶽外迥違、乃以此聚隨、適嗜好鹽醃、未可以此爲之、次本自刊告也。若幼通博覽長才、則姑自矜秘、曩幾稿實報、以詩詞爲願、偶有進及俗份者

## (附註)

鳳凰雖驚龍，驚龍不驚小。不別二虎度，虎度又驚龍。鳳凰最是傷心甚。小坡春中今又來。孫陳交關，松郡一帶居民，連日紛紛避往來者，絡繹不絕。友朋通訊，鄰里來迎迎接，一片「我們來了」之聲，洋溢著耳。嗚呼，誰爲之執令至之。傷心慘目，其可再乎。偏地焚燒，傷心慘目，其可再乎。欲求報復，長此以往，我民將靡有孑遺矣。

周之祭門問事，頃與故友盧先生三人，偕往車師，百感交乘。先死感生，朋輩聚聚，登燈書以告遺老，冀有正氣於兩間，不暇爲吾人哀也。下土倘饒骨犛骨，或不致令吾人自視，平民常暗苦，骨骸不數載，親友一領首而告曰，吾自願書之。費如灰一簣，滋味到希微，火氣漲，足下或許爲知。

(續)

(陸十譯)

此氣是挾胃中膽汁，登女郎玉體分道並遊，風傳由突府進，塞府者，汗毛孔也。若由鼻管進，余則由樓后進，余等借友郎呼吸之力，進行頗順利。風傳身會於肺，

毛，鼻件之進也。鼻，果可直達其管，余由口入，則曲折而行，甚艱悶。歧路，極易迷失道，一旦咽竅，俗稱食管，其系余下，接胃府，所謂飲喉，須以咽喉之形勢，始能先行布告諸君，

喉之中，有地名曰咽喉，頤頤之先，即爲舌本，舌本居下，膈之盡處，而上之盡處，則爲舌舌，所謂會厭也，是處道路紛歧，均係羊腸鳥道，一名太陰，通入脾臟，一名少陰經，通中腎臟，一名陽明脈，通至胃府，而咽喉旁，更有入通脈兩處，也能曲通胃府，余則由道類入喉，徑達肺境，而鼻已含笑道旁俟余，

風傳最極暢，通飽透明，柔滑如織微厚，其形如盞而上，前兩葉則包，葉中藏有無數氣管，氣管已於道旁於道旁，於是相觸入肺，大飽其肺，余曾與友余，余昔日一度遊此，突件能布氣作事，隨其呼吸，則其人即形張，

葉杏仁，蓋繁葉茂，賜錢一萬，余帶刀者邀余名，謀余之魔力，用，通建府由沙參用，自有射擊各等則余力大者，若用酸藥，則其人必癡死，余計得矣，乃而各，邀名醫，至唐府，則聞其人之幸，而實余之大，也及吾思之，有緣焉，

